

## 一个人的中秋夜

□钟倩

我就逃了，坐上公交车去医院。第一次进大医院，我以为父亲住进病房了，住院部、门诊楼一通找下来，跌跌撞撞，不见人影。我背着沉重的书包，在一楼徘徊，又去了急诊室，重重地推开一个门又一个门，眼里的泪水直打转，一度被护士赶出去。终于，推开那扇门，母亲喊出我的名字，刹那间，我像被黏在地上似的，张大嘴巴，说不出话来。泪水决堤，我不敢相认，病床上被八爪鱼般管子捆绑的人就是我的父亲！我不愿承认，胡子拉碴、双眼微闭的人就是我的父亲！我甩下书包，一步上前攥住他的手，生怕晚一步就失去什么，就再也看不到世界上这个最爱我的人！

我已经忘记，自己是怎么疯跑着出去给母亲买了午饭，还有父亲最爱吃的小笼蒸包。他不能吃，他也能感觉到。母亲深凹的眼眶，透露出她这些天来所承受的一切，病情危重，需要观察。我从书包里掏出爷爷给的月饼，放在父亲的枕边，对床的家属对我说：

## 分月饼的智慧

□王文凯

的不公平待遇”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。哥哥总说我们小馋猫，母亲总是替我们辩解说我们小。

月饼自然比不上现在的品种花样，但是，那时的月饼质量绝对过关，月饼里冰糖一大块一大块的，一咬嘎嘣嘎嘣响，用胡萝卜条或者萝卜条制成的“青红丝”一根一根的，咬在嘴里清爽、可口，那香甜的滋味至今难忘。

但是，月饼再香甜，只是一种美食，而真正让我念念不忘的是母亲分月饼的过程，这个过程给我留下的是一辈子的财富。因为，母亲分月饼的过程除了公平公正外，更能体现出人性化的关怀。

从小记忆深刻到现在一直不能够忘怀的故事，往往对人的一生影响最大。高中毕业后，怀揣着追求公正的梦想，我踏上学习法律的征程，从此，公正与效率的使命一直伴我努力前行，有时虽然“艰辛和困苦”，但是我都能够坚持“公正”的理念，克服阻碍，力求

“孩子，你爸爸没事！这个中秋节，他一定能吃上你的月饼。”我哭得像个泪人，双肩一抽一动，在母亲的催促下，才万分不舍地挪着脚步离开。穿过一楼带玻璃罩的长走廊，就像穿越一个黑暗的隧道，看不到一点光，又格外的漫长。回到学校已经迟到，老师投来异样眼光，我避开，痛苦独自吞咽。

大街上节日的氛围浓郁，商家海报上“团圆”“过节”“回家”的字眼冲撞着我的眼帘，是说不出的痛。几天后，父亲转到病房。那一天是中秋节，下了晚自习我回到家，从邻居家要了点热水，就趴在桌上写作业。窗外投进来的月光，照向我苍白的脸庞，我想念父亲，默默为他祈祷。外面不时传来邻居赏月的欢笑声，我孤独的心更孤独了，独饮月光做的苦酒，想着，念着，低泣着，就这样趴在桌上睡着了，直到天亮。月圆，人不圆，人生在世，似乎有多少“千里共婵娟”就有多少“此事古难全”。一个人的中秋之夜，成为我最痛彻心扉的成长记忆。

程序必须公正，决然前行。分月饼的过程公开透明，结果一定是公平、公正！

从母亲分月饼的过程里我还学到了人生的智慧。母亲分月饼的方法和过程力求公平，但存有一丁点人情味。我从中悟出，对任何矛盾和纠纷的处理，要一碗水端平，不能厚此薄彼，学会尊重他人的感受，多做调解，力求达成共识，让大家满意，少武断的裁判。

哪怕让他们都稍微让一点步，双方稍微“舍得一丁点”，达成共识，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“共识”是公平的代名词！“大家满意”是公正的化身！

四十几年过去了，我已从一个懵懂少年逐渐迈入知天命的年纪，月饼年年吃，年年都有不同的感受。时过境迁，过中秋不用再像过去那样为了吃一小块月饼而求“公平”，一家人也不可能那么齐刷刷坐在一起过中秋了。中秋月下，更多的是对过去生活的追忆和思念。

## 爱永远不会变质

□孙道荣

中秋节，单位照例又发了两盒月饼。很精致的包装。拎回家，儿子打开后，闻了闻，便弃置一边。也不能怪如今的孩子嘴刁，他吃过的甜蜜的东西太多了，月饼不能吸引他。但我对于月饼，却有一分难舍的感情。

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。大学毕业后，到单位报到不久，就遇到了工作之后的第一个节日中秋节。巧合的是，中秋节那天恰逢星期天。其时电话还没有普及，我的家乡又远在百多公里外的农村，所以，我提前写了封信回家，告诉父母和奶奶，中秋节我回去。

过节前，单位就早早地每人发了两袋月饼。那时候的月饼，不像现在这么包装，只用油纸裹着。虽然很粗糙，但与那些散装的月饼比起来，还是显得高档多了。将月饼领回宿舍后，看着月饼，舔舔嘴唇，咽了几次口水，想着很快就可以回家，与家人一起分享，终于没舍得拆开尝尝。怕月饼变质，我又用旧报纸里三层外三层裹了几层。然后，就盼着中秋节快点来临。

中秋节终于来了，我却未能回家。单位临时通知，我们几个新进来的，要集中学习一段时间，中秋节也不放假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郁闷至极。无奈，只好又给家里写了封信，推迟两个星期回去。

月饼该怎么办呢？这成了最大的难题。自己吃了吧，舍不得。就这么放着吧，又怕坏了。和我一道分配来的一个同学，准备中秋节将月饼带回家去，他不知道从哪学到了一个储藏月饼的方法：用脸盆盛满水，将月饼装在饭盒里，浮在水面上。那年的初秋，还很炎热，既没有空调，也没有冰箱，没有别的办法能够降温。这个土办法或许有用。我也照他的样子，将月饼珍藏了起来，每天不忘换一盆新水。

日子在慢慢地流逝。终于，集中学习结束了，单位考虑到我们几个年轻人工作之后，都还没有回过家，就给我们每人放两天假。这可乐坏了我们。刚刚领过工资，虽然不多，但这可是第一笔自己挣的钱。我们跑上大街，给家人采购了一些水果和日用品，又从脸盘里小心翼翼地取出月饼，各自乘车回家。

辗转回到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

父母、奶奶和妹妹们，倚在门前等着我呢。我一件一件拿出礼品，送给他们。最后，我取出月饼。小心地打开报纸，撕开一层，又撕开一层。月饼的香气，慢慢地飘散出来。

当我撕开包装袋，取出月饼时，傻了，灯光下，清晰地看见，原本油润润的月饼上，竟然长了一层绿毛。

那一刻，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

奶奶见状，安慰我说，不要紧，她还留了一块月饼。说着，奶奶迈着碎步，走到米缸前，弯下腰，在米缸里掏了半天，最后，掏出了一块油布包裹着的月饼。奶奶眯着眼说，这是我特地给你留着的。

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。奶奶保存的那块月饼，没有变质。我把它切成了小小的块状，分给每个人。外面黑漆漆的，一点月光的影子都没有。但我们一家，补过了一个温馨的、甜蜜的中秋佳节。

投稿邮箱：  
qwbxz@163.com



中秋将至，我又想起小时候吃月饼的事。

当年，我家里父母与六个子女共八口人，每年中秋节月饼都是凭票供应，只能够买两个小碗口大的月饼。

中秋节晚上，一家八口人围坐在饭桌旁边，桌子上摆了芋头、煮熟的鲜花生、几个“小炒”，外加大葱和腌好的咸菜，母亲给父亲烫一壶昌乐本地产的散酒，再有就是一家人眼巴巴等着母亲分那两个诱人的月饼。

那气氛带有秋收的喜悦和节日的幸福，场面让人羡慕和怀念！两个月饼怎么分？兄弟姐妹几个都盼着多分一点，哪怕是多一丁点！

我母亲的分法是每个月饼一分四份，大小一样，没有偏私厚薄，八口人一人一块。父母亲都舍不得吃，每回都是轻轻地咬下一小点，算是尝尝什么味，剩下的就分给了妹妹和我。我和妹妹总是除了分得一小块以外，还得到母亲的另外一小块，享受着“分外

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。每近中秋，就想起家，想起小时候故乡的中秋节。

秋收、秋耕、秋种，当中秋节到来之时，一年中月亮最圆最亮的时候，家乡丰腴的秋天，如最美最丰润的少妇，到了成熟的收获的季节。

中秋，是故乡一年四季中最美好的时刻。玉米、地瓜、花生、豆角，故乡的土地上，结满了成熟的庄稼。故乡的炊烟里，袅袅升起稻谷的清香。

小时候的中秋，母亲缓缓地走在阳光里，走在旺盛而蓬勃的田埂上，母亲在大片的玉米地里，从高高的玉米秸上，从一柄柄锋利的长剑一样的玉米叶中，掰下一个个鲜嫩嫩、水灵灵的玉米。

母亲又来到了玉米地旁边碧绿的花生地里，刚下过一场小雨，土地是松软的，地下鼓胀的花生，如一个个成熟的婴儿，迫不急待地拱出地面，如孕育的母亲腹部的妊

## 月圆的时候想起家

□贾玉红

娠纹，把脚下的土地撑裂了一道道口。母亲弯下腰身，粗糙的大手抓起一丛丛花生裸绿色的长发，用力提起，一颗颗密密麻麻，饱满又可爱的花生就被带出了泥土，喜悦的母亲怜惜地把一个个泥土的孩子摘回家去。

小时候的中秋，家里穷，没有现在的山珍海味，更没有月饼，地瓜却是泛滥，上顿煮地瓜，下顿煮地瓜干，蒸地瓜面窝头，特别是用地瓜叶梗腌咸菜。那时候穷得连咸菜也吃不上，把地瓜叶梗扔腌菜缸里腌来当菜吃，一吃我就想吐。

中秋也是地瓜收获时节，一大早就到地里刨地瓜，刨一整天到夕阳西下，一片地满满都是长的或圆的大地瓜。把地瓜一堆一堆拾起，再搬来切地瓜片的轧子或擦子，满田野里就回荡起清脆的切地瓜片的声响。我们小孩子可以在地瓜地里或田间地头捉蚂蚱或蛐蛐，用草绳穿上一大串。一盘红里透黄、肉厚子多的秋后炸蚂蚱和蛐蛐，是中

秋节桌上少不了的美味。

中秋节，一家人坐在院中的瓜棚豆架下，小院外，几只雪白的羊羔朝着我们“咩咩”欢叫，像是问候。几只牛抬起头，一边悠闲地咀嚼着青草，一边抬起疑问惊悚的大眼睛，不时向我们张望。

我们全家七口人围坐在桌前，沏上一壶热茶，端上蒸熟的玉米、地瓜、花生，几个热热的小菜，都是从自家菜园摘的，一盆热腾腾散发着清香的莲藕，也是刚刚从村北的池塘挖的，一大盆父亲清炖的自家养的光棍鸡，满桌飘满了袅袅香气。

农家小院，亲人围坐在一起，我们共同举杯。此情此景，有浓浓的家的味道……

不知不觉离家已二十多年了，每到中秋月圆的时候，就想起家，就想起以前一家人在一起的美美的中秋节。

月光如一杯朦胧的琼浆，轻轻抚平游子离家的伤痕。